

中国戏曲小说

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
淼 淼 编著

潘必正与陈妙常



琴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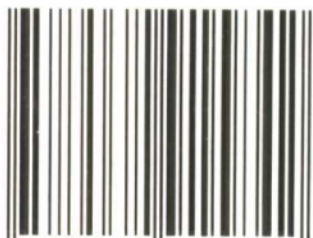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森 森·1939年生于浙江。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戏曲美学研究及影、视、戏剧、曲艺评论，有专著数部；评论文章百余篇，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戏剧》等报刊。



ISBN 7-5329-1584-0



9 787532 915842 >

ISBN7-5329-1584-0

I·1365 定价：4.20 元



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

中国戏曲小说



潘必正与陈妙常

森 森 编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戏曲小说丛书

潘必正与陈妙常

森 森 编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2插页 82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9-1584-0

I·1365 定价4.20元

前 言

郭汉城 谭志湘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至今虽然偶有演出，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惟有中国戏曲，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还是小城镇的剧场，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东方人喜爱。

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多少个剧团？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剧种在发展，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

至今已突破了三百个剧种，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那更如夏夜的繁星，数不胜数。剧团要演戏，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

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一为传统剧目，一为新编历史剧，一为现代戏。戏曲传统剧目丰厚，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经过岁月的筛选，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张协状元》以及其它宋元戏，到元杂剧、明清传奇，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京剧、地方戏……剧目丰富而多彩，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解放以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政策推动下，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得以旧貌换新颜，迸发出迷人的光彩。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我们将另编丛书。

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又要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开掘，有所深化。在取舍过程中，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而作为戏曲小说，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无论是情境设置，人物行为，心理描述，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也更为好看。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

在这部丛书中，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如《长生殿》、《西施浣纱》等，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玉堂春》、《花田错》、《群英会》、《王宝钏》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

有所吸纳，使之更为丰满。

《包公陈州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然而，又不是仅止一种，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有想象，有发挥，有补漏。

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如《群英会》、《连环记》，它们与《三国演义》有一定关系，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搬上戏曲舞台之际，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二者是不能替代的。

《中国戏曲小说丛书》（第一辑）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情节曲折，人物生动，颇具可读性的。有人把戏曲称之为“传奇”，传奇，传奇，无奇不传。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以展现戏曲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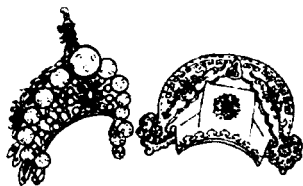
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这将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希望朋友们喜爱它。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

目 录

一	离亲赴试	(1)
二	战乱遇难	(4)
三	失散投庵	(8)
四	谈经论道	(12)
五	远途投亲	(15)
六	投宿听琴	(18)
七	手谈拒诱	(23)
八	京城会友	(28)
九	落第见姑	(30)
十	恶少求配	(35)
十一	煮茗焚香	(39)
十二	听曲琴挑	(43)
十三	欠安问病	(50)
十四	悲秋拒媒	(55)
十五	偷诗谐缘	(59)
十六	相约被阻	(64)
十七	逼侄赴科	(68)

十八	秋江追舟	(75)
十九	慈母思儿	(84)
二十	中试下书	(87)
二十一	宽慰相思	(89)
二十二	惩处恶棍	(93)
二十三	接报默认	(98)
二十四	见姑成婚	(102)
二十五	合家重圆	(107)
后记		(112)



一 离亲赴试

南宋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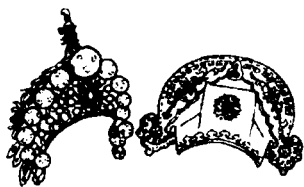
安徽和州有一个退养归家十几年的官吏，名叫潘夙，曾任开封府尹。这一日他坐在堂前，手捋白须，看到庭院中飘落的黄叶残花，生出无限感喟。想想潘家历来是诗礼传家，几代没有白丁，在乡里颇有声名；自己虽然没有做太大的官职，也是两榜出身，总算没有辱没遗训；自退养之后，读读圣人书，写写新诗篇，倒也怡然自得。可是下一代能否继承先世，尚是个疑问，不免叹息起来。

潘夙的原配夫人吴氏，也已年过花甲，腿脚不算灵便，与丈夫同坐在堂前。她见丈夫叹息，忙问为何事愁闷。潘夙说：“转眼你我已老，生活虽然安逸，总有一件事在我心中萦绕。我们的孩子必正读书很用功，人也聪慧，如今岁数不算小了，应该考虑他的前程了。”老夫人频频点头。

潘夙咳嗽了一声，接着说：“最近得到消息，京城又要开科征贤，我想让孩儿去赴试，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老夫人多少年来处处依顺丈夫，很少表露自己的意愿，忙说：“这事我也常常在想，只是怕孩儿年龄尚小，远离父母他难以应付。如今老爷既觉正到时机，就依你的主见行事便了。”

潘夙想停当的事历来不会改变，询问夫人的意见也只是走个形式。见夫人没有异议，便更肯定地说：“这样就好。把必正儿叫来，让他打点行装动身。另有一事要注意，他虽已到成



家的年龄，但立业先于成家，婚姻之事暂不必提起。十六年前在开县任职，我与同僚府丞陈老先生指腹结婚，后来他生了女儿，我们生了儿子，以玉簪鸳鸯为媒聘，玉簪现在陈家，鸳鸯在我们这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情。”

老夫人早早晚晚看儿子长大成人，早就想娶媳生孙的事情，一听提到婚姻，婆婆妈妈的话就多了起来：“亲家久未联系，不知晚景如何。也不知媳妇长得容貌如何，贤德不贤德。最后一次通消息是亲家几年前派家人陈旺来问候过。我早就想派人前去答礼，是不是现在可以做这件事？……”

潘凤无心听这些屑事，打断说：“此事不急。快去叫孩儿前来，打发他赴京才是正事。”

过不多久，潘必正来到客厅，向父母请安行礼毕，规规矩矩站在下首，静听吩咐。潘凤夫妇看着长得一表人才的儿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作为父母又要装出严厉的样子，便不苟言笑地说：“你有志于学，寄兴于诗礼，这是我们对你教训的成果。面对芸窗，翻遍了韦编，并不是最后的目的，真正的君子要乘高车穿官服，为国尽忠，这才是我们潘门的好儿郎！你虽然得到过举荐，但不能就此满足，明春会举，访学朋辈，入试得第，书香步武，该到了你一显身手的大好时机。潘家应当出现超凡盖世的千里良驹！”

潘必正唯唯答应，轻轻点头说：“爹爹的教训，儿谨记于心。功名之事，当遵召命。”

潘凤与夫人对了一下满意的眼色，不容置疑地说：“我马上让书童进安去收拾琴剑书箱，让他跟随你一块上京赶考，不

用挑日子，今天便是黄道吉辰。一会儿喝上一杯送行酒，便可动身。不可稍有迟误。”

转眼酒席备置完毕，潘必正给父母把酒斟满，毕恭毕敬地递上说：“孩儿远离，不能再在面前侍候，望多加保重。这一次远游，咫尺便成天涯，庭帙可能又要更加寂寞。想想云山遥远，禁不住泪珠双流。孩儿从小没离开过父母，分别的苦滋味是头一次尝到。”说着，语音有些哽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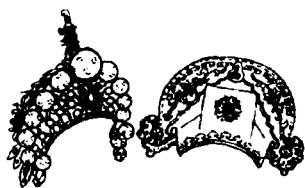
老夫人禁不住孩子这般模样，早就哭泣起来。潘必正给母亲拭去眼泪。吴氏夫人强颜欢笑，拉长了语调说：“到上林苑去摘取功名，这是件美事、好事，不必伤心。用不了多时便当捷报传来，你也会早早归家。”她很想要笑一声，但不知怎么的，发出的却是比哭声还要难听的悲号。

潘凤为转换气氛，更为了给儿子壮行色，满饮一杯道：“哪一个有志之士都有离开父母家庭的那一天，出去了就要翱翔于九天，不要为潘门丢脸。我们会为你祝福，期望你驰骋如愿。到了飞黄腾达的那天，你就会知道离别是有价值的。”潘必正连声答应，似乎已把老父的嘱托谨记心中。

进安从书房挑了书籍行囊等出来，老家人又来告诉门外埠头的远行船只已经备妥。潘必正放下酒杯，离席而起说：“孩儿不是自吹，词倾三峡水，气吐五湖秋，有父母的教导，功名谅不难求取。请二老多加珍重，孩儿就此拜别。”

老夫人嘱咐进安在外要照顾好相公的起居冷暖，河桥车马更要小心，恨不得把一切事务都关照一遍。潘凤在夫人之后也送到门口，此时他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只指望你早占鳌头，穿戴上簪缨袞旒。”





老夫人在离别的瞬间，挽住儿子的手，嘱咐要勤把音书传送，考完了赶快回来。潘必正流泪眼看流泪眼，心中不知说什么，一步一回首踏上客舟。

船只渐渐离去，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潘夙夫妇还在岸边远眺。

二 战乱遇难

乱世的百姓最难当。

此时正当金兵南侵的时候，金兀术统领几十万大军，从金都出发一路骚扰南宋。金兀术是四太子，惯于征战，以往在与北宋的交战中，屡得成功，除了与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交战吃过败仗，还很少有受挫的时候。

不可一世的金兵虽然不想一战成功，但气焰仍然很盛，恨不得一声长啸天地动，把旌旗挥过长江。

兵马到了南方，又是一种景色：农商繁荣，花柳相映。但金兀术无心贪看，只想攻掠城市，抢夺金银。南宋的守将无心恋战，往往金兵未到，便留下一座空城，逃之夭夭。金兀术野心更增，急如虎狼，想占领更多的地盘。金兵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南方不少地方的人们闻风丧胆，纷纷逃难。一时之间，道路上尘土飞扬，天昏地黑，一片呼爹喊儿的哭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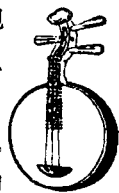
在建康城郊外，有一座陈家庄。庄里有一户人家，人丁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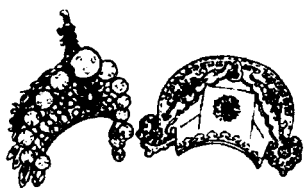
少，只有陈老夫人与女儿娇莲二人。这本来是一官宦之家，老爷当过开封府丞，下职回乡之后，过了几年清闲日子，就告病逝。孤儿寡母苦守庭院，由一个老院公陈旺照顾内外，虽说不富裕，也还能得温饱。

这一日，母女二人坐在房内，感叹繁花过眼，似梦中幻象，眼前日子艰难，有说不尽的愁苦。陈老夫人是过过好日子的，想想当前车马盈门的情景，真是恍若隔世，不由得叹息起来。娇莲忙加劝慰。母亲对女儿说起当年指腹为婚的前约，玉簪为聘，如今天涯分散，男女俱各长大，但信息全无，恐怕要付诸东流了。女儿倒很想得开，劝解说：“古人说：‘一富一贫，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现在我们父丧家寒，又久无联系，此事不必提起，只能苦守度日。”听到女儿懂事的话语，陈老夫人稍得安慰。娇莲进一步说：“人生万事难以料定，不必苦苦埋怨；一个人的命运随处飘泊，就像朝露浮烟一样。只要我们母女相聚，身体健康，我能尽得孝道，便是最大的福分。”

这时，外面传来嘈杂的人声，陈旺急急奔入房中，气喘得很急：“夫人，大事不好，金兵万余骑离此不远，尘土扬起来，连天也显得暗淡了，喊杀之声闹如轰雷，转眼就要到这里，我们须早作打算！”

陈老夫人前些天听到过兵乱的消息，思量地土尚远，并没作应变的准备，此时闻得确信，心中毫无主见，抱住女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看到老夫人掉泪发抖、小姐不知所措的样子，陈旺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大声发号令说：“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眼前就是生死关，一瞬间的耽搁也可能造成巨大的





风险。东西也不用拿了，赶快逃难，赶快逃难！”

老夫人听任陈旺摆布，拉着女儿起身。娇莲还算有主见，随手取了几件换洗衣服，把玉簪也放在贴胸的小袋里。三个人出大门的时候，慌慌张张，连门也没来得及关。

大门外早非往日情状，多少逃难之人紧着赶路，掉鞋丢包的，不一而足。陈老夫人与娇莲平时很少出来，看什么都是新奇的，但此时心情急迫也来不及观看。走了不一会儿，老夫人已气喘得不行，弓鞋窄小，脚疼难忍，只想坐下来歇息，幸得陈旺在旁照顾，又行了一程，在一块大石边让老夫人与娇莲坐下，稍作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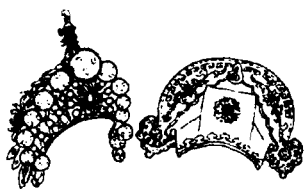
陈老夫人靠在石头上，一手拉着女儿，说：“我儿，我年迈力衰走不动了，这条老命看来要先归黄泉而去，在地下去见你的父亲。我命不足惜，只愁你孤身年幼，由谁来照看？贫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碰到兵灾国难就无法自主了。你娇弱的身躯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磨难？我死在黄泉也闭不上这双眼睛啊。”说着泪水不住地往下落，娇莲把头紧贴母亲，也不知如何安慰好。

突然，身后拥来一大队逃难的人，走得更更是匆忙，后面的人赶着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几乎用不着脚挪动便被推着往前去。他们边走边喊：“金兵就要到了，马飞奔，旗紧摇，刀出鞘，剑在手，浪滚风翻，奔雷飞电，还不快跑！走晚了就没命了。”陈旺不由自主地把老夫人扶起来，也裹在乱众之中，向西北方向而去。他们挤在人群里看到的只是前面人的背影，听

到的只是左右人的哭喊。老夫人管不住自己的脚步，只是一股劲儿往前迈，幸有陈旺拉扯，还未曾跌倒；如果跌倒的话，后面的人踩上来真不知会是怎样的景象。走了有一炷香的工夫，到了一条岔路口，人们才稍稍放慢脚步，分道行走。老夫人惊魂初定，第一件事便想到女儿娇莲，身边没有，望望左右也没有，便扯开嗓子大喊起来：“女儿！娇莲！娇莲！女儿！”四周除了风声哭声，哪里有回答的语音？陈旺见状也急了，帮着大喊：“小姐！小姐！”同样没有回应。此时逃难的人众，大队已经过去，旁边只有落后的零星家庭，与刚才相比，越显得静寂；唯其静寂，更显得凄清。

天色已暗了下来，有几只寒鸦在树枝上鸣叫，满地失物狼藉，一片残破景象。陈旺急忙到周围寻找，老夫人哭啼啼泪眼枯干，喊声嘶哑，几乎发不出音。她心里在呼唤：娇儿呀，你被赶往何方？叫天不应，叫地无声，死与生叫我怎生打探？喊着喊着，脑子里出现了幻象，娇莲一会儿偎依在母亲怀里，一会儿又满脸鲜血躺卧于黄土，是人是鬼，捉摸不定。等陈旺失望地回来，大喊“主母醒来，千万保重”，老夫人才定了定神，不一会儿又大声哭叫起来。老夫人对陈旺说：“娇莲遇难，恐不能再相见。院公，你在我家几十年，看着小姐长大，这寻找卫护的使命我便交给你了。你就让我死了吧。”陈旺再三劝慰，说这只是失散，日后定能重逢。老夫人一门心里只想着女儿，女儿是她的命根子，无论陈旺如何劝慰，她也安不下心来，只是喃喃地说：“即使未被杀伐，野树深山，哀鸟苦水，从没出过家门的女儿何处可以栖身？何处可以求生？求生不得，寻死也难，怎么不让人痛煞！母女分离，让人怎么割舍？地北天南，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陈旺在万般无奈中，情急生智，想出了个主意：几年前曾去潘亲家处省视，听说安徽尚太平，何不前去投靠？陈老夫人想了一想也只能如此，便一步一挨地往和州而去。

三 失散投庵

娇莲在乱众中被推推搡搡，无法自主，等到定下神来已走出好大一段路。她左顾右盼不见母亲，也不见陈旺，心里就慌张起来。真是乱滚滚地覆天翻，软怯怯孤身羞面。想要呼喊，周围人声喧闹，无法听见；想要止步寻找，挤在人丛中，难以办到，只能继续往前。待大队前行、自己落后的时候，她发现已到了一条小河边，四周无人，但见孤月寒江。这时天上又飘下细雨，身上湿冷，肚中饥饿，莺啼雁叫，分外凄凉。她想叫喊母亲，但满目岑寂，只能独自长叹。

娇莲心中烦乱：如今该往何处去呢？与母亲失散，没有了依傍，如浮萍一般，何处是归宿？河水虽长，难以归附；山程虽远，难有靠歇。弓鞋儿走不得长路，地冷云寒，真是天要绝人。

正当她坐在长亭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走来一个三十几岁的农妇，手中拿了一个包袱，左看右看，行路艰难。